

## 制表天堂 ——瑞士双湖谷

在瑞士西部的双湖谷,传统的制表工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。不仅是钟表业的龙头企业在这片山谷设有工厂,一些高度熟练的独立制表匠也在这里发展自己的事业。

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



菲利普·杜福尔制造的手表

### 有57种特殊功能的手表

今年9月,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手表首次亮相于日内瓦,这块表已经被来自纽约的神秘买家预订。

这块手表有57种特殊功能、2826个部件,买家为此付出了大约900万美元的高价。它能发出大本钟的钟声、提供月亮的位相,还可以查询希伯来日历。不过买家恐怕不会把这块手表戴在手上,因为它足有900克,实在是太重了。

“有时候人们会觉得,造出一块这么复杂的机械表十分愚蠢。”双湖谷“钟表空间”博物馆馆长文森特·贾腾说,“但是制造这样一块手表就是在创新未来。你发明的东西可能在未来投入大规模生产,造福公众。”

### 做一块手表要花9个月

沿着山谷走下去,一路上映入眼帘的有湖泊、有母牛,还有高耸的松树,记者要去和瑞士钟表商的创新者之一菲利普·杜福尔会面。

他店门上挂着“菲利普·杜福尔钟表行——复杂制表工艺”的招牌。

走进店门,就看见一个放满了古老机器和手工工具的车间,很多工具都是杜福尔自己做的。菲利普·杜福尔的右眼戴着一个放大镜,正在打磨新造手表的时针。他说,打磨好后,他还要加热时针,给它涂上可爱的蓝色钢铁的颜色。

车间里实在是太安静了,安静得可以听到钟表的嘀嗒声。

“这都是你自己做的?”记者问道。“嗯。”杜福尔回答。

他在手表上发明了一种叫做“大自鸣”或者“大林格”的功能,这块手表的所有零件差不多都是他自己做的。做一块手表大概需要9个月时间,“就像生一个孩子。”杜福尔说。

杜福尔说,他每做好一块手表,就会把它卖掉。他已经做了9只表,其中大多数都卖出去了。每块表的售价大概达到几十万美元,购买者主要是日本和新加坡藏家。

不过他还留着自己制作的第一块“大自鸣”表,这款表更像一块怀表,被杜福尔视作所有手表的

“母表”。他给这块表紧了紧发条,玻璃外壳里面的微小齿轮转动起来,发出的清脆声宛如旅行钟一般。

车间的窗外,雪花很快会染白翠绿的山谷。

### 所有名牌手表都在这里生产

瑞士的钟表制造业兴起于16世纪。宗教改革者加尔文禁止教徒佩戴珠宝,那些打造首饰的匠人们不得不另寻出路。与此同时,在法国受到迫害的新教徒逃难到了瑞士,把他们的制表技艺带到了日内瓦。二者融合,瑞士在手表制造业中声誉日隆。

不过这个行当扎根于双湖谷还得缘于大雪。

“我们身处海拔1000米的高地,”杜福尔说,“到了冬天,因为积雪很厚,整个山谷就被关闭了,人们只能困在谷中,但总得找点事来做。养一两头奶牛?那到了冬天也不用为它们操心。所以渐渐地人们组织了起来,几乎每个农场都建成了一个车间,几乎每个人都到车间里干活,连老人和孩子也不例外。”

结果,宝玑、浪琴、爱彼、百达翡丽、积家、宝珀、江诗丹顿等瑞士几乎所有的名牌手表制造商和菲利普·杜福尔这样的独立制表商都在双湖谷制造手表,他们生产的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手表。

瑞士只生产了全世界3%的手表,可是这3%的手表每年产值高达243亿美元,几乎和世界其他地区生产的97%的手表值一样多的钱。

制表业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,双湖谷只有6500人口,但每天越过国境线到这里从事生产手表工作的法国人就有4500人。

双湖谷有一所拥有上百年的历史的高等制表技术学校,每年能培养50名制表师。校长法比安·格雷伯说,几乎每个岗位都会有两人竞争。

课堂上,学生们穿着白色工作服,正在安静地拆卸和重装手表组

件,记者采访了其中两人——法布里斯和斯特凡,问他们为什么会对手表工艺产生兴趣。

法布里斯说:“精密、秩序、洁净和平静。这是一份非常平静的工作。”法布里斯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。

“我学习制表工艺主要是因为历史,”他的朋友斯特凡说,“这个山谷里有很多制表大师,所以这里是学习制表的最佳场所。”

“制表是瑞士的传统,你喜欢这样的传统吗?”记者问道。斯特凡说,他以此为荣。

### 差点被日本石英表淘汰出局

不过瑞士的钟表业能够传承到今天,法布里斯和斯特凡应该感到幸运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瑞士钟表业几乎要沉沦了。沉沦的原因是所谓“石英危机”,由于日本生产的石英表的强势兴起,瑞士钟表业的就业机会从90000个减少到28000个。

来势汹汹的日本石英表品牌“精工”在广告中说“有一天,所有手表都将是这样”,这让很多人觉得机械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多亏了斯沃琪手表在低端市场上的努力,让人们重新青睐机械表,而且人们的青睐不仅局限于低端产品,而是开始追逐高端产品。现在瑞士钟表制造的工作机会又回升到了50000个。

2000年以来,瑞士手表在中国香港、美国、中国大陆、新加坡、德国、法国和英国等主要销售市场的收益已经翻了一番。

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,由于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用手机掌握时间,似乎已经没有人真正需要手表了。

记者又回到了菲利普·杜福尔的车间,他还在打磨自己的手表,他把手表贴在了自己的耳朵上,在仔细倾听。

“很多东西我们并不需要,”他微笑着说,“但是无法取代。”



法布里斯在学习制表

